

My Broadcasting
Girlfriends

方世杰 著

我的播音系女友

和当红电视、网络女主播一起走进广播学院，寻觅
女主播别样的爱情故事

国内第一本描写广院男女爱情的图书

著名网络写手、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方世杰
潜伏七年精心酿制出史上第一部半自传体
话题小说《我的播音系女友》

新浪、搜狐、天涯、腾讯等数十家门户网站上亿点击率，
回帖超越百万的网络超人气小说《冬天里的一棵树》
正式更名为《我的播音系女友》隆重出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

My Broadcasting Girlfriends

我的播音系女友



FANGSHIJI

方世杰 作品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播音系女友 / 方世杰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1

ISBN 978 - 7 - 5438 - 7108 - 3

I. ①我…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7489 号

我的播音系女友

方世杰 著

出版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莫艳 吴韞丽

装帧设计: 谢滨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市雅捷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0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7108-3

定 价: 22.80 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01	002
Chapter 02	065
Chapter 03	101
Chapter 04	127
Chapter 05	145
Chapter 06	167
Chapter 07	172
Chapter 08	194
Chapter 09	206

《我的播音系女友》

——广播学院男女

前 言

都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但却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

我们都拥有我们自己的画笔，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画笔画出一座房子、一只蝴蝶、一片蓝天，我们画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天空。

还记得那个夏天吗？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你我，在大街上自由、笨拙地奔跑。

还记得那个夏天吗？你我并非同桌，阳光灿烂的午后却让我遇见了你。

还记得那个夏天吗？我们坐在北京老街坊被电线划伤的天空下，顺着你手指向的地方，一起看那遥远的风景。

还记得那个夏天吗？校园里那些曾经鲜活的笑脸，定格在毕业照上却已有些泛黄的味道。

我想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夏天，一个不可替代的夏天。



Chapter · 01

播音主持系的女生长得都跟祖国的花儿似的，一个比一个艳，一个比一个嫩。不过，她们都有一张刀子般的嘴，好像是带刺的玫瑰。

北京，中国伟大的首都，一个沙尘暴经常光顾的国际化大都市。我所在的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一所出产过著名节目主持人，也出产过普通观众与社会失业者的传媒类著名学府，就坐落在这个大都市的东郊古运河畔。

认识播音主持系的那个女生，一切都要从五月的那个下午说起。

播音主持系的女生长得都跟祖国的花儿似的，一个比一个艳，一个比一个嫩，不过我们宿舍几个人都知道，她们都有一张刀子般的嘴，好像是带刺的玫瑰，一般人都不敢惹。

但是，我们却偏要去惹她们。

所以在一些有些犯罪气氛的下午，我和三个室友一起玩纸牌，说好谁输了就要到播音主持系的女生宿舍楼下喊上几嗓子：“张了了，我好寂寞啊！”喊完了还必须吼上几嗓子情歌。

张了了是谁？

我不认识，宿舍里的其他三个室友也不认识。只是听说张了了是个美女，



是播音主持系的美女。

玩纸牌的结果自然是我输了，要不然就不可能有下面的故事。所以在那个风和日丽、天高气爽的下午，有人看见一个长得颇有些犯罪特征的男生，抱着一把破吉他，被三个室友推推搡搡、猥猥琐琐地朝播音主持系的女生宿舍楼走去。那个男生就是我。

刚走到播音主持系女生宿舍楼前的树下，周围就渐续围满了人。只听人群中，三个室友一边起哄高呼：“上啊，上啊！”一边向其他看热闹的人宣扬，说我要向播音主持系的张了了同学真情表白。

都还不大认识，哪来的真情表白啊？我想。

围观的人一看我那副猥琐样，就知道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明知道癞蛤蟆吃不上天鹅肉，但他们却偏偏喜欢“想吃”这个过程。于是，他们和我那三位室友一起高呼：“上啊，上啊！”接着就是叮叮当当的响声，我听得很清楚，那是有人在敲饭盆。

在众人的怂恿下，我酝酿了一下情绪上前一步，摆了个很帅的姿势，按照事先规定，朝楼上喊了几嗓子：

“张了了，我好寂寞啊！”

“张了了，我好寂寞啊！”

……

周围一片哄笑，有人打岔，憋着嗓子，阴阳怪气地也跟着我喊了起来：“张了了，我也好寂寞啊！”

又是一片哄笑。

突然之间，我怎么觉得我那可爱的脸蛋就那么的滚烫呢？好像是两个刚出锅的熟鸡蛋。

人群中又传来起哄声：“唱啊！唱啊！”

我矜持不过，于是扯起我那副破公驴嗓子，弹起我那可爱的破吉他，唱起了郑钧的《灰姑娘》：

怎么会迷上你，

我在问自己，
我什么都能放弃，
居然今天难离去，
你并不美丽，
但是你可爱至极，
……

一曲还没唱完，三楼的一扇窗户就打开了。

人群中一片轰然声，有人吹起了口哨，有人一齐高呼道：“张了了，我好寂寞，张了了，我好寂寞；张了了，我好寂寞……”

望着三楼那扇打开的窗户，我心中那个紧张啊，像有根鼓槌在咚咚敲打。于是，我又弹起了吉他，唱起了我那可爱的歌谣。

只见柔软的夕阳斜照在窗台上，一只慵懒的小手，轻轻地拉开了花布窗帘，探出一个睡眼迷离的脑袋来。那绝对是一个小巧的、漂亮的、可爱的脑袋。只听她操着一口浓厚的重庆口音，嘟哝道：“唱啥子唱，吵得老娘觉都睡不好！”

听到周围同学的笑声尖叫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女生自然就是张了了同学了。

接着只听“噗”的一声，她端着一盆水从楼上朝我泼了下来……

我操起我的破吉他，赶紧跑掉了。

刚才一幕虽然确实实地发生了，但这却叫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身份：当时我身穿一件黑色外套、一条乞丐牛仔裤，脚蹬一双破球鞋，俨然一个社会小瘪三，还抱着一把破吉他，又好像是个街头卖唱的行为艺术家，这叫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就是北广信息类专业一名大三的学生。

我对张了了的第一印象是模糊的，只记得她那泼辣的言语表里，微带一点莫斯科街头女孩的忧郁气质。

第二次见到张了了，是在我们学校南校门口的地铁站内。

记得那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相遇，相遇的情节老套得甚至有点韩国电视剧的意味。大概是晚上11点钟的样子，我随着人流走出地铁列车，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女孩子身上。

地铁站内，当时很多人都在看她。

那个女孩子在人群中之所以显得特别，是因为她走路时歪歪倒倒、大大咧咧的，若是有心怀不轨的男人想借机靠近她，准会被她破口大骂奋力打走。

如果没猜错的话，她一定是喝了不少酒。

出了地铁站，在下天桥台阶的时候，她的身子似乎站不稳，突然向前倾斜了一下。

之前我怕招惹麻烦，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所以一直躲闪着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此时我还是下意识地上前一步抓住她的胳膊，拉了她一把。

在靠近她身体的一瞬间，一丝甜甜的香水味混杂着另一股强烈刺鼻的酒味钻进我的鼻子。此刻我担心的是，她会不会恩将仇报地伸手将我打走，但没想到她只是摇晃着脑袋，转过头来用一双红通通的眼睛看我，一副好像认识但终究又不认得我的神情，醉意盎然地说了声“谢谢”，还给了我一个醉人的微笑。

她对我的言语还算礼貌吧。

我也还以一笑，正准备放开她，但她的身体突然一软，就瘫倒在我的怀里了。我呼喊她，她没有给出任何反应，估计她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有很多过往的人都在看我们，我窘迫地抱着她也不是，推开她也不是。

我向来以雷锋自居，众目睽睽之下，岂可扔下她不管？更何况一瞥之下她好歹也算是个美女，为了给自己一次和美女“亲近”的机会，于是我扶着她开始歪歪斜斜地往前小步地走。

走下天桥后，我却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打算。于是我轻轻地摇了摇她的胳膊：“喂！”希望她能醒过来，至少告诉我一些有关她的信息。但她依旧没有给出哪怕只是一丁点的反应。

她的头发凌乱，打扮有些成熟，不过我仍然能看出她的身份：她和我一样，一定是位大学生。至于是哪所学校的学生，我就不大知道了，因为另一所大学

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就和我们学校毗邻相隔。

或许她是二外的女生吧，我这样想。

正准备扶着她往二外南校门那边走，但我立即又否定了我之前的判断。因为路灯之下，在她撇嘴的一瞬间，我看见一丝忧愁滑过她的脸颊，仿如忧郁的莫斯科街头女孩。那股熟悉的忧郁气质，让我重新认识了她，我终于记起她便是那天下午我招惹的播音主持系的那个女生，她叫张了了。

思考了三秒钟，我做出决定扶着她开始往我们学校里走。一路上，我一直想着各种法子试图弄醒她，并询问她的宿舍电话号码。不过从路口到校园西门这期间，我努力的结果只是得到了她唯一的一句回答：“杨晨！”

当她带着痛苦而亲昵的口吻说出这两个字时，我猜她准是失恋了，而且“杨晨”很可能就是今晚让她有醉酒理由的前任男友的名字。

刚进入校园时，她突然推开我身子向一旁倾斜，伏在路边呕吐起来。到了最后，她瘫软在地上几乎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以至于我只能背着她行走。

虽然有“一面之缘”，但毕竟我们还不算太熟，更或许她根本就不大认识我，没把我这样的“流氓”放在心上过。背着这么一个陌生的女生在校园的夜色里行走，多少会吸引别人不太友好的目光。当有人开始朝我们指手画脚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三里屯的一个嫖客似的。

想来真是罪过。

三个月前我在张了了宿舍楼下弹过吉他，所以我还依稀记得她宿舍楼的位置。但是我并不认识她们宿舍的人，也不知道她们宿舍的电话号码，到了她宿舍楼下就想还是叫管理宿舍的阿姨把她扶上去吧。

我将她放下来扶着她去敲阿姨值班室的门，过了好半天阿姨才在屋里迷迷糊糊地问道：“谁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但凡不曾涉及自身利益，我从来就没想到过要撒谎，所以随口就说：“阿姨，我一同学喝醉了，麻烦您帮我扶她上去。”

阿姨一听就来了精神，“噔噔噔”地往门外跑，嗓门更是高亢：“喝醉了？



谁喝醉了？小崽子们不好好学习，尽去外面瞎闹腾。她是哪个专业的啊？叫什么？辅导员是谁？看我不报系里去……”

等阿姨拖着拖鞋从值班室里冲出来的时候，我早就背起张了了撒开丫子跑掉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要是张了了被报系里去，让她来个全院通报批评什么的，那改天她非宰了我不可。

后来我背着在背上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她，在校园里瞎逛荡，从东门到西门，从北门到南面，思来想去的不知道将她丢到哪个角落才好。这期间，我试图将她放在一栋教学楼的门口，但刚放下她准备离开时，她迷糊中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嘟囔道：“我冷！”

这让我有些不忍心了。

我一向都自认为是个心善的人，特别是在美女面前。不过这次心善的代价是：我不得不花100元钱将她送进东门外的一家旅馆。

刚进旅馆房间时，张了了好像醒了，她在我背上迷迷糊糊地喊了句：“爸，给我拿拖鞋！”喊完她竟然自己从我背上滚落了下来，双手抱着门死活不肯走了，嘴里不停地呼喊：“爸，拖鞋！”

嘿，我想她一定是把旅馆当成她家了，那我不妨当回她爸。听她的口气她在家准是一小公主，当她爸还挺困难的。于是我把门卡插在取电孔上开了灯，然后去床边找了双一次性的拖鞋递给她。她迷离着眼将拖鞋套在脚上，自己站起来歪歪倒倒地向前走。

我怕她摔倒连忙去扶她，她一把推开我说：“爸，你腰不好。我不要你扶，我都长大了。”

嘿，她还真孝顺。

等她走到床边一头扎了下去，我以为她不会起来了，哪想她翻了个身，又喊道：“妈，我要喝水。”

我顿了一下，看来刚当完她爸又得给她当妈了，于是赶紧去拿杯子给她倒水。

她喝完了水，把杯子推给我，睡意朦胧地说：“妈，我要睡觉了，你出去啊，

帮我把门带上。”

我说：“哎！”然后端着杯子就往门外走去，但刚走到门口，我突然愣住了。我说你还真把这里当你家、把我当成你妈了啊！

回房锁上门，转过身时，我发现她躺在床上眼也不睁、摇头晃脑地就开始脱衣服了。不多会儿，我就看见她的衣服、袜子到处乱飞，有飞到窗台上的，有飞往电视机的。“啪”的一声，好像有个东西落在了我的脑门上。我伸手一摸，还挺柔软的，拿过来一看：妈呀，我的鼻血啊！竟然是她的内衣。

她喝的酒可能太多了，吐了一晚上，而我则是一会当她爸一会当她妈的“伺候”了她一晚上。

好不容易眯上眼能睡上一会儿，天就亮了。

很快我不得不醒了过来，因为我听见她愤怒的尖叫声。

当我抬起头来，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自己坐在地上趴在床边，而双手隔着一层薄薄的棉被放在她的胸口上时，我尽力挤出一丝尴尬的笑容回应她。

但她的尖叫声更大了。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她突然止住了叫声，用美女打量流氓的那种眼神盯着我仍旧停留在她胸口上的那双大手，无比愤怒地说：“还不把手拿开！”

我这才赶紧移开了我的双手。

“你是谁？”这是她的第一个问题。

此刻她看我的眼神，是一种复杂的无法描述的混合体。

“我们认识吗？”这是她的第二个问题。

我还不及回答她前两个问题，她的第三个问题就来了：“这是哪里？”

于是我跳过前面两个问题，直接回答了她的第三个问题：“这里是旅馆。”

“啊？什么？旅馆？”她警惕地四下打量了一下，随即若有所思的样子，接着就是轻轻地揭开被子，当她发现自己赤裸着身体后，毫不犹豫地又给出了一声唯恐五公里外听不见的尖叫。紧跟着她一脚就朝我蹬了过来：“你个臭流氓！”

我好不容易刚从地上爬起来，得，现在一下又重新坐回地上去了。

在她将枕头之类的东西扔向我的时候，我做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释昨晚发生的一切，并一再保证我没对她做过什么。但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

等床边无一物可扔的时候，她突然停止了呼喊，默默地站起身来裹着床单四下找衣服。等她穿好衣服准备离开时，她警告我说最好别把昨晚的事说出去，否则我很可能会吃她一耳光。

我想真是好心没好报，早知你美女皮囊蛇蝎心，昨晚就该将你扔到大街上去。

我们男生宿舍共住着四个人：我、韩小斌、韦阳和许强。

我和韩小斌、许强属于一般人，而韦阳则不同，他长得特有气质，一看就像是电影明星，演《地雷战》里二鬼子的。

我们四个人号称我们信管专业的绝对主力，主要擅长打扫卫生、冲洗厕所、半夜跑大街上去帮女生买零食等苦力活，因此又被女生称作是信管专业的“四头牲口”。她们需要苦力时，一个电话随便就能从我们当中牵一头走。

告别那位蛇蝎美女，回到学校宿舍，那个袜子臭味和老鼠、跳蚤充斥的空间。宿舍里就只有韦阳一个人，其他两个人一定又是去大献殷勤帮女生干苦力去了吧。我这样想。

韦阳见到我后，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不时冲我挤眉弄眼的，弄得我抖了一地的鸡皮疙瘩，要不是他后面提出的问题，我还误以为他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性取向发生了改变。

他问我昨晚感觉如何？是否美好？

我问什么是否美好。

他笑得特贼，说陈杰，你丫的就装吧，昨晚背着个女生去旅馆，可不巧让我们几个人给看见了。说着，他故意咳嗽了两声。

我是个多少有点爱面子的人，想到既然昨晚的事已经被他们看到了，何必再隐瞒否认？于是就说张了了的身材很好，汹涌澎湃后一切都归于美好。

张了了一米七的个子，合宜的体重，就一标准的模特身材，这点毋庸置疑。

虽然我这样说觉得没有做错什么，但最终我发现自己还是错了，因为这句话或多或少的给张了了带来不小的伤害。

事情是这样的，我说张了了身材很好一切都归于美好，宿舍几个人就真以为我和张了了做了那件事，于是我们系的所有女生都以为我和张了了做了那件事，这就意味着我们学院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和张了了做了那件事，包括我们的辅导员，还有管教学楼厕所卫生的李阿姨、马大叔等。在这所具有传媒特色的学校，流言播散的速度和广度总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自从那天在旅馆分手后，我和张了了一直没见过面，直到有一天下午，她一个人跑到我宿舍楼下展示她嗓音的美好，表演狮子吼：“陈杰，你丫的给老娘滚下来。”

当时我穿着裤衩坐在电脑前正沉溺在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中，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所在的宿舍楼的，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来找我，但我想有个美女找我总比没有美女找我的要好，于是便抓了件衣服雀跃地跑下楼去。

下楼后，我发现张了了面前已经战战兢兢地站了三个男生，原来他们也叫陈杰。张了了叉着她的小蛮腰，就像是辅导员训话似的看了他们一眼，气冲冲地说：“我不是找你们，我找信管专业的那个陈杰。”

“哦！”他们这才舒了口气，撒开丫子赶紧跑了，老远就听见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说：“这娘们真牛，听说她是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里打耳光出了名的，幸好不是找我。”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王小波小说里的陈清扬，不禁有些紧张。

陈清扬在王小波的笔下，也是个以打男人耳光为乐的女人。

小心翼翼地走到张了了面前，我露出一口好板牙，挤出一点可怜的笑容，尽量让自己可爱一点。我问她：“你找我啊，好久不见呀。”

张了了当时眼眸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仿如有水在静静的流淌。这我不由又多看了她几眼，其中还看了她的胸部，想象着我的一双大手放上去是否合适。不过并没有留给我多少想象的时间，她就突然给了我一记耳光，响声如同惊雷，就只差云彩了。她说：“陈杰，你个哈儿，你到底还要不要脸啊？”



我愣在那里，我没有开口问她为什么要打我，因为我准备开口问她时，她已经转身走了。

我捂着滚烫的脸颊，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最后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妈呀，疼死我了。”

我带着印有五指印的脸往宿舍里走时，发现很多人都在用充满疑惑的眼光看我。我妈可以给我作证，我不是火星来的，真的。

回到宿舍后，宿舍几个哥们也挺有爱心的，把我围在中间，盯着我的脸左右地看。韦阳啧啧地说：“哎哟，那娘们是练过九阴白骨爪的吧？”

而许强则直摇头，他坚持认为，我脸上的明明是鸡爪手抓过留下的印记。

可以说我和张了了现在都是校园里不大不小的“名人”了。她的出名，是因为她之前经常会出现在校内外许多文艺活动的主持台上，在某个圈子内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节目主持人。而我的出名，则是因为在某个晚上将她这么一位节目主持人背进了旅馆，而且还在几天后的某个下午吃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想我们之间不会再见面的吧，但偏偏在一周后又让我遇见了她。

那天晚上，我们学院在小礼堂公演了一场学生自导自演的话剧，而作为话剧剧本主编的我自然要活跃在舞台的背后。和我一同奋战的还有我们宿舍的其他三位室友，他们三人也为这场话剧的顺利开演作出了不少贡献，日常工作主要是负责茶水和台面的清洁卫生。

这几个月来，我一直专注于话剧剧本的编写和修改，所以很少问及话剧开演的其他许多事情，直到话剧开演前几分钟，我才急匆匆地赶到后台休息室，因为我觉得剧本里有一个女主角的台词如果修改一下的话，那么话剧的感人指数将会提升N个百分点。

在刚踏进后台休息室时，我和她撞了个满怀。

她“呀”的一声，站稳脚跟后定眼看了我一眼，随即露出一副惊讶而嗔怒的表情：“是你？”

我也认出了她，她就是张了了，播音主持系的那个打过我耳光的张了了。

我说：“不是我难道是鬼呀？”

她撇了一下嘴，微微不满地哼了一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说：“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问你。”

这时，旁边一个身着正装的男生叫了她一声，她又留给我一个杀手的眼神，然后转身就走了。

我找到话剧组的女主角，给她讲了台词修改的事，这才走到一边坐了下来。不巧的是，坐在我旁边的人竟然又是她——张了了。

张了了身穿淡绿连衣裙，浓妆艳抹的，按照女生的话来说要多妖孽有多妖孽，简直就一现代版的白骨精。

想到那天她打我一耳光，我有点不爽，瞥了她一眼，还有她的白骨爪，就说：“来看话剧也打扮得这么妖孽啊？”说这句话时，我完全忘记了她“主持人”的职业。

当时她拿个镜子正在补妆，听见我的言语里带有讽刺，侧目不友好地看了我一眼，突然就站了起来，然后抬脚就将她的高跟鞋放在了我的脚上，还挺用力的。

我咧开嘴正要抗议，哪想到她转身“噔噔”地换了副走路的姿势，要多婀娜有多婀娜地向着舞台上飘过去了。

在她拿着话筒，唱歌般抑扬顿挫地念出一段台词后，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她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

她念完台词，退下场，回到了后台，又在我的身边坐了下来。见到我后，她刚才在舞台上的笑容立即烟消云散了，一副我欠她钱没还的仇恨表情。我想她变化还挺快的，简直就一标准的变色龙啊。

我一直都比较欣赏那种多才多艺的女孩子，以前只是听说过张了了经常活跃在校内外一些节目主持台上，但从未亲眼所见。刚才看到她出彩的节目主持表现，忽然之间不禁对她生出了莫名的好感。想到之前我吃过她一耳光，那也有一半责任在我，是我没管好自己的这张破嘴。看在她是美女的份上，一耳光之仇，就算了吧，我想。

